

城 外 一 脉

那 一 口 汤 啊

◆ 王晓玉

坐地铁搁“二郎腿”

◆ 傅军

出了国门,那一日三餐,也就不能不入乡随俗了。人家都在吃面包,你不能要求来一碗泡饭吧?一手一包三明治,一手一罐可乐或一瓶矿泉水,那是彼岸上班族的规范午餐,你到哪里去觅得撒了绿绿香菜的兰州拉面,甚或泛了红油的羊肉泡馍?所以就只能努力磨合,逐渐习惯着。多年前我去澳大利亚,常到一些热情好客的朋友家里参加聚会,尝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主人所烹饪的特色饭菜:有意大利通心粉、印度咖喱鸡饭、日本料理,当然更多的是具有共性的洋西餐,千篇一律,比如拌色拉、煎牛排、炸薯条、煮土豆,以及饭后的甜点心等等。形形色色,我都还能接受,唯独有一次,一位从东南亚回澳大利亚的女士,给我端上了一份据说是刚刚学会的缅甸菜,竟是一盆南瓜炖咸鱼,黄黄的烂烂的臭臭的,无论色香味都令我想起某物,实在是难以下箸下咽。

身在异邦,最让我们想念的,是那一口汤。

中国人用餐,很讲究一口汤。特别是广东,据说选媳妇还有一条标

准,那就是这女儿家会不会煲汤。会煲汤的,才是个好女人,有点像现在女子找老公用了“高富帅”作标志一样。我有一年到深圳去开会,正餐时上来了一道汤,名为椰子鸡汤,每人面前放一个圆鼓鼓的椰子,上方切割出了一个盖,极具绿色大自然意味;揭盖后鸡香扑鼻,引得人胃口大开。只是我这上海人喝汤,总很习惯地往那椰子底部捞,想象中一定是有块把鸡肉是可以捞出来的,结果一位同事,当地人,见我下箸下勺总是落空,便笑道:莫得捞啦,煲汤的渣,都是抛掉的啦!原来,熬过了汤的鸡,都成了“渣”啦!

洋人们煮汤,才不这么精致呢。我在澳大利亚悉尼住过,那里一位慈祥的房东老太太,会把鸡丁白菜丁萝卜丁西红柿丁土豆丁外加一种怪香扑鼻的薄荷叶子一古脑儿地扔进她的汤锅,煮成的汤说不清是什么颜色,也说不清是什么味道,从来也没见她滤出什么“渣”来。那汤的营养质量,当然是绝对可以保证的。中国是美食之邦,中国人的舌头都让炼成精了。我到美

国几次,无论是上正规宴席还是去老百姓的“buffet”(自助餐),总是嫌那汤不尽如人意。传统的茄汁浓汤,往往靠着番茄酱吊味,酸得人倒牙;号称海鲜汤的,不知何故放入了何物总是弄成了浆糊状;蘑菇汤么,味道尚可,只是粉碎了再煮于是就黑乎乎的看着上去不太清爽相;即便是牛肉与土豆熬出来的汤吧,外国厨师也常常不能掌握火候,或是糊答答的太厚,或是端上来清水寡味而一粒粒牛肉老得如橡皮筋一样。去东洋旅游,发现日本人对汤似乎重视一些,可是那味噌汤、米苏汤之类,靠的也就是些调料,或是酱油味太重,或是仗着咪咪一点点海带紫菜透出点鲜味来,轻飘飘,缺少实质,哪有我们那可以将鸡肉都煲成了“渣”的汤厚重和实在!

走出国门的华人们常常聚会聚餐。各家都带些拿手好饭菜来,而东道主的厨师重任之一,就是煮一道好汤。将那汤热乎乎地盛将上来的时候,往往就是那家里的主妇主男最可炫耀的时候。我在那样的聚会里喝过爽口的萝卜小排汤、肥

美的“苏北罗宋汤”,还有透着人参味但捞不到一根参须的广东鸡汤。今年春节期间,聚会轮值到了我女儿家。正去探亲的我,奋勇掌厨了,决定做一道好汤。谋划再三,跑了好几家超市,一件一件地配齐作料:小排骨,一定要略带点肥的肋条;咸肉,要精瘦些,也要带点骨头,好不容易在唐人街的一家专营中国土特产的小店里买到了;厚百叶,没有新鲜的,好在有干货,而且居然已经打好了结,是浙江省出口的,泡软了也能将就着用。最后只缺了一样关键东西:新鲜的竹笋。诸位,你们一定猜到了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汤了吧?

上海的名汤:腌笃鲜。

鲜笋终了还是没能弄到。替代品是一听竹笋罐头,打开时一股馊气,没办法,罐头嘛,多洗洗便是。我这汤一上桌,当即赢得了一阵阵欢呼一声声赞美。其中一个上海老乡,喝了一口,说是想起她老妈做的汤了,竟就泪眼婆娑了。

人在异邦,一口家乡的汤,也会激发起多少乡恋乡情呢!

爱哭的维纳斯

◆ 徐明中

正月初五注定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当人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迎接财神的时候,维纳斯却悄悄地敲响了我家的门扉。

来客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乌发明眸,袅袅婷婷,具有高雅的气质和美貌。

我们的见面颇为奇特。虽然她叫我叔叔,我叫她娜娜,却没有亲人相见的随意,也没有宾客拜访的客套,房间里充盈着十分微妙的气氛。

“叔叔……”娜娜欲言又止,眼睛里噙着泪花。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眼前的娜娜渐渐隐去,幻化成春风里的一个花季少女。

娜娜是我老邻居史辉的女儿,从小乖巧伶俐,又长着花骨朵般的容貌,所以不但深得父母的疼爱,也颇受我们夫妇青睐,曾在私下里把她定为将来我家儿媳的楷模。

人见人爱的娜娜在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家外资公司的白领。她的美貌倾倒了众多的青年男士,有人甚至根据姓名的谐音给她起了个“维纳斯”的雅号。

可惜,“维纳斯”的光环并没有给她带来爱的甜蜜,反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娜娜是个感情细腻的女孩,认为不论对方的工作和家境如何,只要两情相悦即可。但是老史偏偏不这样想,觉得女儿条件优越,总得找个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才行。于是父女俩经常为此闹矛盾,最后总以娜娜妥协的哭声了结。随着一年年的过去,娜娜始终待字闺中。而老史对女儿的态度愈加固执,甚至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天晚上,老史神秘地把把我约到马路边

的路灯下谈话。当我点起他递来的一支烟后,耳旁响起了刺耳的声音:“我已经轧出苗头了,娜娜和你的儿子有了一点意思,依要劝劝伊拉不要再来往了,否则两家要伤和气的。”

我抽着烟,“唉唉”地应着,在苦涩的烟雾中越想越不是滋味:小青年谈朋友有什么错?你无非嫌我儿子是个普通的工人……

扔下一地的烟蒂之后,我和老史的多年交情也画上了句号。回家后我向儿子详细地询问了他和娜娜的来往之事,并转达了老史的意思。儿子闷闷地听完后,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一晚,儿子的房间里一直亮着灯。我和妻子百感交集,在为娜娜和儿子叹息之余,决定立刻搬家,不再去见老史那张势利的嘴脸。

搬家的那天早上,儿子丧魂落魄地站在门口不发一言,只听得隔壁断断续续地传来娜娜轻轻的哭声……

三年过去了,儿子在今年春节结了婚,我们也终于放下心来。娜娜的到来又吹皱了一池春水,只是再也不会引起新的波澜。

她还是那样美丽,但额头上已隐约可见细细的皱纹。娜娜痛苦地向我诉说了这几年的辛酸,冷酷的家庭环境和一次次的失败使她失去了恋爱的勇气,决心去当一个孤独的宅女。

“叔叔,我好悔呀……”

娜娜终于失声痛哭,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不要哭了,娜娜!你还是个可爱的维纳斯,只要有主见,有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一定会向你敞开大门的。



分享

沈洪摄

同性眼光

两位女评委

◆ 杨蕴石

最近,对“舞林争霸”看出了兴趣,好看,开眼界。但我更欣赏的是坐在评委席上的老师,尤其两位女评委:杨丽萍和金星。

例如,当一位某歌剧舞剧团首席舞蹈演员上台表演的时候,听了这个头衔已经叫人肃然起敬了。果然,十分精彩。杨丽萍老师看着看着,两行热泪滚滚而下,激动得站起来,手中高举选票,后又紧紧地拥抱,热情赞扬。杨老师还对着观众说,看着她那双血迹斑斑的脚,就可见她练舞多刻苦啊。

轮到金星老师点评了,她跟杨老师不同的是一脸严肃,而且隐隐中流露出一丝不太满意的神情。她说,舞跳得很好,但一见到你那双血迹斑斑的脚,就觉得不对了。舞蹈应该展现给观众的是美,而现在你给人的是一种被同情与怜悯。当然,练舞者的累累伤痕,斑斑血迹令人感动,但这不能让观众看到。所以我的意见是:应该在上台前,用胶带包好,用xx粉粘住……

表演者听了金星老师的批评后,

非常诚恳地向老师深深地一鞠躬,并说,“谢谢金老师,我一定记住您的话。”

由此,我们看到了两位评委不同的个性和风格。

杨老师,每当看到舞者认真执着的表演、优美精湛的舞姿时,她总会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舞者,热情地鼓励和表扬。杨老师是用心、用生命热爱着舞蹈,她为什么常常饱含热泪呢?就是因为她对舞蹈爱得深沉。

而金老师,是个严厉的批判者,她对参赛者用挑剔的目光,她的火眼金睛不容你有半点瑕疵,然后会尖锐地指出舞者的不足。舞蹈在金星老师心里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得尽善尽美。

两个评委风格迥异,一个是善良、温柔、激情似火,给舞者浓浓的爱、无声的鼓励;一个是严厉地挑瑕疵,指出努力的方向,使舞者能攀登顶峰。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个出色的评委,让观众既饱了眼福又提高了鉴赏水平,这样的“舞林争霸”能不精彩吗?

去广州的火车上,一群老太太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群美丽的老太太,衣着做工精细合体、色彩明快淡雅,脸上化着淡妆。旁边的旅客说这是一群英国老太太。

想起一个美丽的故事。一次一个中国留学生去参加美国朋友的家庭聚会,主人家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外婆。老外婆穿着漂亮的风衣和

将美丽进行到底

◆ 王卫军

美丽的长靴,化着得体的淡妆,神采奕奕地走进来。正当他惊异于她的美丽时,老外婆又从手袋里拿出一双精致的软底皮鞋将靴子换下来,把他惊得目瞪口呆。

回头再想想我们周围的一些老太太。有的衣服穿了好多年也舍不得换,既不合体也不好看。和一些老人谈过关于美丽这个话题,他们认为,人老了,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就

行了,臭美什么。甚至有些中年妇女也觉得美丽与自己无关,一天到晚晃着臃肿的身体,穿着睡衣睡裤,头不梳脸不洗旁若无人在大街上晃。

将美丽进行到底是一种对自己的自信和自爱,人要老去,这是自然规律,就像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一样,但重要的是心不能老,要永远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

上海今频道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节奏开始变快,而且越来越快。好像刚刚认识“快速”两个字是从速泡面开始的,那碗面用开水一冲,一泡,几分钟就可以吃了,多快呀!女同胞真兴奋,不用煮不用烧,“快速”两字帮了主妇们一个多大的忙呀!后来快速的东西越来越多,一碗速冻的米饭,在微波炉里转上几分钟就行了,好吃了。感冒了,速效冲剂一冲一吃,感冒慢慢见好了,殊不知一般感冒病程十天左右,用姜煮水放点红糖服下感冒照样会好。几十天快速长大的鸡推进菜场,乐得专业养鸡户日进斗金(一般农村自养的小猪仔或小鸡都要养半年才能出栏,端上餐桌)。婚姻也有速配的,台上几分钟就可以把新娘子牵回家,可这速配的婚姻难保路会走得长久。

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有些事情是不能快的,要知道在这一个个速成里面隐藏了多少危险的因素,女人是一家之主,更不要速字当头。比如说吃面,就去好端端地买回一斤面条,加上青菜肉丝,或者蘑菇鸡汤,用点时间在灶上慢慢烧好,当一家人坐下来,呼哧呼哧地吃着味道鲜美的面条时,那个速泡面已经赶出了餐桌。学习也有速成的,我特别羡慕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人,有次忽然看到一条广告:英语速成班,让你三天学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热情高涨,只要三天,即使不吃不喝,我进门说中文出门也能讲英语了,就能和外国朋友叽里呱啦讲话了,真是梦寐以求呀!可当我的脑子被风吹醒后想想,人要改变他的语言能力一定得花时间,尤其是外语,会话是一句一句学的;字母是一个一个学的。

现在许多家长也是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速成班,希望孩子前脚进去学习后脚出来就成博士,这真是一厢情愿的事。把日子过得有趣就是要回归到慢慢地去品味生活的实质。寒冷的冬日在家里,灶上炖着一锅黄豆蹄膀汤或者红枣赤豆汤,不管你在做家务或者看电视,闻到的一定是阵阵扑鼻的香味,大概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领悟到慢生活是人类很大的享受,回归到平静淡定的生活状态;在有限的空间里弄弄花草,在独处时听听音乐,喝喝咖啡,品品红茶那才是悠然自得的享受。如果你时常带着一种快速的心情,就是去花园也不会闻到花香的味道,就是假模假样喝着咖啡也品味不出咖啡的醇香。我们熟知的大环境是在提速,那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可小环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看你怎么选择了。女人最好在调速中回归慢生活,让自己和家人多一点幸福,多一点享受。

女人在调速中回归慢生活

◆ 陆弘